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  
文学库



陈建功  
——著

# 放生

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  
文学库

中短篇小说  
放生

陈建功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生/陈建功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 4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 文学库)

ISBN 978-7-5063-7644-0

I. ①放…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4012 号

## 放 生

---

作 者: 陈建功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一鸣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7×209

字 数: 295 千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44-0

定 价: 39.00 元 (精)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北京当代文库编委会

### 主 任：

李春良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

### 副主任：

王野霏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曲 仲 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

葛笑政 作家出版社社长

张 陵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扈文建 作家出版社副社长

管士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韩敬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 委 员：

章德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胡晓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编审

史佳丽 作家出版社产品研发中心副主任、编审

王海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项目办公室主任、编审

冯献省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处长

张瑞江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调研员

## 丨 序 言 丨

北京的魅力不只是体现在它的通衢大道、立交桥和各色建筑，而更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雍容大气的性格和旧邦新命的生长性。而文学便是记录、承载乃至延伸、发展城市性格和灵魂的最鲜活、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载体。作为“三个北京”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策划和设立了“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出版项目”，旨在宣传展示北京的文化，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记住北京。

提到北京文学，涉及北京文学、北京地域文学、京味文学这三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层面。我们这次的编选将重点放在最能反映北京文学独特传统与韵味的京味文学。京味既是书写对象，又是书写态度与方式，所以我们用京人京事、京腔京韵来概括京味文学。

文学库选入的文学体裁以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为主，包括 20 种图书。

相较于北京文学创作的厚重博大、成就卓异，为文学库的规模所囿，我们在遴选中不免挂一漏万，但力求入选的作品都是经过时间淘洗和读者检验的佳作。文库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作者、作者家属和有关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北京这座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既蕴涵丰厚，又朝气蓬勃。我们把这套丛书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北京城的见证和收获。

北京当代文库编委会

2014 年 10 月

## 目 录 Contents

|     |          |
|-----|----------|
| 001 | 盖 棺      |
| 015 | 丹凤眼      |
| 035 | 轱辘把儿胡同9号 |
| 063 | 找 乐      |
| 105 | 髻 毛      |
| 193 | 放 生      |
| 254 | 耍 叉      |
| 323 | 前 科      |

## 盖 棺

盖棺论定，又叫“盖棺事定”。发明这句成语的专利，大概得属于一千几百年前一个叫刘毅的人。他说啦，大丈夫的踪迹，可不敢随随便便混在小人们中间，“盖棺事方定矣”！这以后，唐、宋、元、明、清，文人墨客，征引不绝，“盖棺论定”这话也就传播开去，一直流传到今天。

话又说回来了，盖棺论定，人人都得有这么一天，可不是人人都能留心这件事的。大凡那些留心的人，都得是些有脸面的人物。古时候，起码得是文臣武将。“文死谏，武死战”，皇帝给赐个谥号，耀祖光宗，荫及子孙。现今呢，起码也得是个“革命人物”吧，盼着追认个党员啦，宣传个事迹啦，当然，这可不该和古事同日而语。可不管怎么说，那些盖了棺值得论一论的人，那些赔一辈子小心为了这一“论”的人，都不是凡人。像咱这样的草民，顶多了，盼个寿终正寝。再想得远一点儿，也就是忘不了叮嘱儿子们一句：多咱看着我一闭了眼，千万得先去奔条“礼花”过滤嘴烟。待火葬场的人来了，一人给递上一盒（一支可不行），免得人家往车上抬死尸时，故意抡起来摔，给你脸子，你该不好受啦！至于什么“盖棺论定”“显声扬名”，咱哪儿懂啊。知道有那么一档子事，想，也是傻想；论，也没啥可论的。

这不，矿医院门前小小的空场上，就摆着两口棺材。棺材倒是一模一样的：料是红松的，四寸板子，上了三道清漆。可棺材里躺着的人就不一样了。一位，就算得上个有脸有面的人物：活着，入党申请书没断了写，啥时都能显出他的觉悟来；死了，据说也死得不仄。另一位呢，难说啦。这，您看看外场儿也能琢磨出一二来。看看人家东面那口棺材，摆着四个大花圈：党、政、工、团，一部门一个，金花银枝翡翠叶儿，多气派！西面这个呢，以组织名义送的花圈只有一个——工会送的。东边的花圈上写着：“凌凯同志永垂不朽！”西边的呢：“悼念魏石头同志”。虽说这两种写法实质上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可在山里人们的眼里，一个“永垂不朽”要比一般的“悼念”高好几格儿哪。东边棺材里那位死了以后，人们都说：“哎呀，可惜可惜！年轻轻儿的，多有前途的小伙子，可惜！……”西边这位呢，大伙儿的说法就不一样啦。有的说：“唉，早知他落到这一步，不该拿人家开心。”有的却说：“唉，这下子，他们班组里开心的老头儿没啦……”再看看，人家凌凯的丧事惊动哪儿了？党委会！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有必要追认个党员啊？还有人说，应该总结事迹，号召学习……用句老话吧，虽是年轻早夭，功未成业未就，可也算是“全了名节”。可这位魏石头的丧事呢，工会给办哪，倒也忙得工会主任脚丫子朝天。忙什么？琢磨着怎么对付他老伴儿呀。你可不知道，但凡死者家属是上岁数的，又没文化，十有八九难对付。几年前也死了一个老工人，他老伴儿提了十大条件，解决不了，那老太太不知跟谁学的，找了根竹竿儿，每逢开饭，必站在食堂卖饭窗口外边，把竹竿儿捅进窗口扎馒头出来吃。吃饱了，喝足了，又到工会主任家去，躺炕上打滚。闹得主任恨不能去坟地给自己刨个坑儿！这一次，魏石头的老伴儿也是五十出头，农村人，没文化，又率领着三个吱哇喊叫的孩子，好对付得了？……

这位说了，你领着我们围着这两口棺材唠叨半天，除了给我们添恶心，还要干什么呀？您别急。我这不是等着开追悼会哪。站在棺材前，一会儿是魏石头，一会儿是凌凯，他们的模样儿老在我眼前闪。我怎么也忍不住琢磨寻思，渐渐地，倒好像能从中悟出一点做人的道理。

就说魏石头吧，年轻时候，机灵得也不让人。好喝两盅儿，更好找那些唱小曲儿的，往人家手心儿里搁上俩铜子儿，点段“莲花落”听。什么“郭巨埋子”呀，“王员外休妻”呀，听得多了，到临解放的时候，竟也成了昌顺煤窑窑哥们儿里说古论今的人物啦。解放没几天，军代表来到他住的锅伙儿：“魏石头，学习去吧！”魏石头说：“学习？学什么习？”军代表说：“上北京学习，回来当干部，管矿山。”“咱可干不了。”魏石头呵呵憨笑，支吾了一会儿，又说：“再说，再说我……我也没裤子……”别笑，这可是真话。旧社会过来的窑工，找条齐整点儿的裤子都不易啊。魏石头哪年不是披着洋灰袋子纸，围着锅伙儿里的火盆过冬的？到北京学习，腿上裹着碎布、烂纸，行吗？也巧，魏石头的拜把子兄弟刘志在旁边哪。他有条裤子——好不了多少：一条麻袋筒子，下边裁去个三角叉子，缝缝连连，也算是条裤子吧。刘志说：“魏哥，穿我的去吧。”魏石头说：“算啦，再把我身上裹的这些倒腾给你，一丝一缕的，不又得折腾上半天？你的裤子，你去算啦！”这么着，刘志去了。后来呢，人家刘志成了矿长啦，魏石头到死也是个工人。你看看，就差那么一条裤子，差多大事！人要混得好，机会太重要啦不是？

魏石头的“终身遗憾”倒不在没当上矿长。当官当工人，他根本不当回事，倒是那些拿他寻开心的人常把“一条裤子”的事挂在嘴边上。唉，要是光凭一膀子力气，一门子实心眼儿就能当个好工人，魏石头还是能活得有滋有味儿的：抱着电钻较劲儿，汗珠子顺脊梁沟流；端着酒盅，咿咿呀呀唱小曲儿……可那是乍解放时候的事，如今不行了。心眼

儿没点子活泛劲儿，脑袋像块榆木疙瘩不开窍，你就等着吃亏遭罪，当人家笑料吧！

这位要是稍稍熟识魏石头，又要跟我抬杠了。说魏石头心眼儿怎么不灵便了？他干啥不是把好手呀？就是跟形势，人家也跟得紧啊，不是人送外号叫“老变”吗？是啊，他倒是叫“老变”，变什么呀？就他在嘴边哼唧那句小曲儿的唱词老变。解放前他不是听过不少“莲花落”吗？没有音乐细胞，只学会了哼唧那么一句，就是《白蛇传》里“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那么一句。干活儿干到兴头儿上，冷不丁儿就让他给吼出来了，不留神还得让他吓一跳。老是这么一句，渐渐也没味儿啦，他居然试着变了一下。当年，矿上的书记是李必显，他按着原调儿，把“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唱成了“李必显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越发自得其乐了。这句词儿唱到1966年秋天，有个留心的人告诉他：“别唱啦，李必显打倒半个月了，还唱哪！”魏石头这才恍然大悟。那会儿“文革”主任是金卫东，魏石头寻思着，这会儿金卫东代表党啦，就把唱词儿里的“李必显”改成了“金卫东”。人家说：“不行，焦裕禄也打倒了！”这麻烦啦！慢慢儿的，知道有个英雄叫李文忠，也不管人家是干什么的，唱成“金卫东是李文忠式的好书记”了。往后，工作组、夺权、批资反路线……上台，下台，走马灯似的，哪个不是“党”号召的呀。魏石头便无师自通了。等到军宣队来了，队长是席凤江，魏石头嘴里的小曲儿很快就成了“席凤江是门合式的好书记”了。这么着，魏石头得了个“老变”的雅号。您这位“老变”光会变一句唱词儿可不够啊，可魏石头只会这么一手。这要比起东边棺材里睡的那位凌凯来，可差一大截子啦！看看人家凌凯，来矿才四年的学生，二十多岁，要是不死，过不了三个月，就是宣传科的副科长了。这一死，排场比你干了几十年的魏石头怎么样？人家的功夫在哪儿呢？

凌凯来矿不到一年的时候，给矿上写材料就能写出“花儿”来，这谁比得了？光他给党委书记写的三份材料，就使这个矿的书记一下子成了全局顶红的干部。譬如吧，赶上批“克己复礼”了，书记的讲话稿里就有这么一段：“小时候我给资本家打杂工，有一次端茶倒水时，把茶壶嘴儿对着资本家了，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呀，说我犯了‘礼’了。同志们，你们看看，克己复礼，复的是什么‘礼’？是吃人的‘礼’！害人的‘礼’！血淋淋的‘礼’啊……”又譬如吧，新沙皇入侵了，书记的讲稿里又有新鲜事儿啦，变成了这么一段：“同志们，我的爷爷就是被八国联军的老沙皇打死的呀，老沙皇一枪打在我爷爷脑门儿上。老沙皇、新沙皇，旧恨新仇比海深呀……”谁看了这材料不热泪盈眶？能不让我们书记四处宣讲吗？这下子可好，登报啊，赴宴啊，红松矿的党委书记一下子出了名了。也真奇了，每次新精神下来，书记都有结合自己的生动事例，还和新精神丝丝入扣。外边人不明底细，说这是“上挂下联常批常新”。书记还能不明白是谁的功劳吗？凌凯这就不用下井挖煤啦，三天两头上报社、上北京不说，已经被物色提拔为干部了。只不过最近有调级的消息，这才放他回去干几天活儿，等升了级，又要飞上去了。你看看，凌凯这几下子“变”，比魏石头的“老变”管用不管用？

你魏石头没这两下子，要是老老实实，蔫蔫儿的，别吭气儿，好好当个工人也就罢了。谁想到他还犯倔，认死理儿，炒栗子崩瞎眼睛——看不出火候来。为啥？就因为那位书记不是别人，就是当年他的拜把兄弟刘志。先是当矿长，“文革”靠边站，后来又解放了，当了书记。刘志的根底儿，魏石头知道得一清二楚呀。比如“茶壶嘴儿”的事吧，明明是我魏石头的事呀，你刘志安你头上干吗？不就挨了一顿打吗？又不是什么美事，你抢去四下里说个什么劲儿？魏石头想着就生气，“老变”那点子活泛劲儿也没了，见了刘志总是连笑带骂：“兄弟，快别讲你那

茶壶嘴儿了。你成了夜壶嘴儿啦，都他妈镶上金边儿啦！”“兄弟，老毛子打死的，不是人家隆兴窑蔡癞子的本家爷爷吗？怎么又成了你爷爷啦？你小子真够仗义的了，凡是咱窑哥们儿那些倒霉的祖宗，全让你给认了啊！”“我说，今儿你的报告又邪了。你这小子，你妈怀你那会儿吃了一本皇历吧？怎么什么事儿都巧巧儿地赶你头上啦！……”再说下去，更难听啦：“别忘了，你也就比咱多了一条破裤子，窑哥们儿出身，如今当了官儿了，把咱工人那点儿实诚劲儿全喂狗了？别人五人六地胡说八道，忘了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啦！”……刘志听着这位魏哥的嬉笑怒骂，一点法儿也没有。本来嘛，他说的不差。开始刘志自己也是这么跟凌凯说的，谁想到凌凯说可以加工一下，加强宣传效果，刘志也就认可了。看看报纸上，什么没影儿的事不往上登呢，何况凌凯写的都是实事儿，不过“集中集中”就是啦。三次五次，刘志好像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拿着凌凯写的讲稿读起来，也脸不变色心不跳，跟真事儿似的了。魏石头净出来添恶心，也真气人，可又没办法，拜把子大哥，又是三代窑黑儿，阶级斗争也抓不到他头上啊。

话是这么说，终于有那么一天，阶级斗争还是抓到他头上了。那是魏石头刚刚回河南老家探亲回来，没三天，他老伴儿忽然带着三个孩子追着脚儿来了。魏石头一看奇怪啦：“你干啥来了？”老伴儿支支吾吾不敢说。魏石头火了：“刚分开没三天，你又踩着脚后跟儿来了，吃饱了撑的？”老伴儿说：“他爹，俺不想来呀，可村里逼着绝育，俺找你商量商量。”魏石头气得脖子青筋突突地跳：“糊涂！七老八十的人了，我就是让你生，你能生吗？绝育，怎么绝你头上了！”老伴儿抽抽搭搭地说：“咱村干部说了，上边儿来文儿啦，得绝百分之多少。村里的媳妇们都跑光啦……不绝，明年不给口粮……”魏石头骂开啦：“共产党咋出了这号东西，干这种没屁眼儿的事！绝育，我也不反对，可你还能跟

阉猪似的，追得人家姑娘媳妇四下逃？……”这一骂不要紧，当天，保卫科就把他叫去了：“魏石头，你也太出格儿了啊！……六十好几了，又不痴不傻，平时仗着自来红胡说八道，四下里破坏党委威信，我们也没找你。这下好，干脆破口骂上共产党了！你要干什么呀？也活得不自在了？”魏石头愣了：“什么？我骂共产党？我报共产党的恩还报不过来哪！再说，有那心，我也没那个胆儿啊，找死呀……”保卫科长居然能把魏石头过去没心没肺骂出来的话举出一大堆，说得魏石头脑门子冒凉气。科长没说完，魏石头就把他的话截住了：“得啦，您别说啦，我这儿听着也够寒心的了！都怨我这张臭嘴。本想着刘书记是咱把兄弟，骂他两句没啥。谁承想，让您这么一归堆儿，也够定个反革命的了。我以后不敢胡说了，可不敢了。您别给我挂牌儿、撅着，我可害怕，受不了那个。再说，咱也是有家有小的人，落个反革命，老婆打离婚我不怕，怕那仨孩子遭罪呀……”这么一下子真把魏石头吓唬得不轻，以后真的不敢胡说了，不要说见了把兄弟刘志躲着走了，就是在班组里也像霜打过的黄瓜——蔫了。

按理，一个人认“屎”了，好像也应该没事了。不图混得好，也能图个消消停停，静气平心了。可是不行，生活能闹腾得你糊里糊涂，有时还得胡说八道。就说魏石头，不说话就行了？也不行。譬如，批“三项指示为纲”了，市里指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红松矿的刘志讲了几年“茶壶嘴儿”，长进了，发展了市里的精神，说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个个开口”。这一“发展”不要紧，把魏石头憋在那儿了。他心里害怕呀，三项指示，先不说是正确的吗？听着也没啥错呀。怎么个批法儿？批错了，不又成“骂共产党”了？不批也不行啊，不是要“个个开口”吗？这不，主持会的凌凯说啦：“批得深浅是水平问题，批不批，是态度问题。”轮到你了，十几双眼睛看着你，等着，你

能不发言？心里盼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怎么的？魏石头心里念叨着“三项指示”“三项指示”，手心儿里攥出了汗。忽然，他想起“茶壶嘴儿”的事来了，要是能从老事儿里想一件，和“三项指示”挂上了，也能糊弄过去哇！想了想，他结结巴巴地说了，说自己在解放前曾经被万恶的窑主打了三扁担，如今这三项指示，真比窑主那三扁担还狠，还毒！说完了，他大喘一口气，觉着自己批得差不多。谁想到，一个调皮小伙子恶作剧，吓唬他说：“老魏头儿，你胆子不小哇，又胡说八道啦！三项指示可是正确的，‘为纲’才错了哪。你怎么把三项指示比成窑主‘三扁担’啦……”魏石头赶忙急赤白脸地说：“我说错啦，错啦！窑主打了我四扁担，咱只顾凑‘三’，减了一扁担。顾头不顾腚，又说糊涂啦。咱可没反动的意思啊……”工人们哈哈笑起来。有人说：“我初一听，老魏头儿真有两把刷子呀，敢情减了一扁担！哈哈……”有人说：“魏头儿，再偷偷学两年吧，你也能坐小车四处讲用，吃宴会去啦！”这一笑不要紧，把魏石头笑火了：“你们真是见了屁人拢不住火啊！告诉你，都是亲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谁也不比谁矮半截儿，谁也不屁！”这时候，凌凯说话了，一本正经的：“是啊，您哪儿屁啊，您可不屁！不就比咱刘书记差条破裤子嘛！当年您要是有条裤子，如今不也是我们的书记了？”小青年们又拍巴掌又跺脚，笑得更凶了。

唉，这么着，魏石头慢慢就成了别人寻开心的材料啦。他的笑料越来越多，八百年的事也能让人当笑话抖搂出来。班里的机灵小伙子们几乎没有不拿他开心的。河南来了家信了，小伙子拿着信说：“老魏头儿，看信哪！看看河南那儿阉猪阉得咋样啦！”去听报告，小伙子们又说了：“魏头儿，还不上去讲讲你那‘三扁担’？记着，今儿得讲挨了八扁担，批的是‘黑八论’嘛！”哄笑声里，魏石头渐渐也变得有“涵养”了，他不气不恼，笑笑，叹口气。有时候，借句旧唱词儿，说：“少年休笑

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这么着，开心的人更开心啦：“嗨，魏头儿还有这么两下子，没想到！”凌凯呢，眼睛盯着他脸上那片嗜酒的红斑，正正经经地说：“您这朵花儿正红哪，就像香山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这照例是哄笑的高潮。

墙倒众人推，一人一口唾沫，能把人淹死。你信不信？人们拿魏石头开着心，慢慢地，什么粪汤儿都往人家身上倒啦。有人说他有一年回去探亲，赶上夜里到家，听见屋里有男人打呼噜，没敢进家门，跑到野地里蹲了一宿，太阳一竿子高了才回去。又有人说保卫科长训他那一次，他吓得拉了一裤兜子屎……这些，当然都是人们编派出来拿他开心的，可有一件笑话倒是真的。那就是最近小伙子们又拿他开心，他真急了，“你们净拿我开什么心！彭德怀都平反了，你们也不兴给我平平反？要不是‘四人帮’把我闹蒙了，能让你们这么开心？”小伙子们说：“给你平反？没找你算账就美了！反‘右倾翻案风’，你反得多狠啊，说人家比窑主还毒，不是你说的？”凌凯却支持他：“真的，是得给您平反。您的冤案深啊，日子也不短啦！”魏石头真是块憨石头，竟笑了：“看看，我说人家凌凯是知书达理的人不是？”凌凯说：“当然啦，我给您写个材料，报上去。当然得平反，一直平到1949年。刚解放，您就蒙了不白之冤哪，只因为一条裤子，受了三十年冤枉，该平反啦！还得官复原职，请您当红松矿的矿长！……”小伙子们又拍手笑起来。魏石头这才明白受了一顿捉弄，悻悻地走了。

.....

话题儿还是扯回来吧，追悼会也该开始了。怎么样，琢磨出点做人的道理来了吗？做人一辈子，要想混得好，难哪。一要有机会，否则人家把你当傻瓜。失了机会当然可惜，你心眼儿活，也行。这两条都没有？得，你就看魏石头吧！唉，别说啦，死者的亲属们都来了，工会主

任陪着。凌凯的爸爸、妈妈，眼睛哭得桃儿似的。魏石头的老伴儿，木怔怔的，后面跟着三个孩子，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七八岁，脸上蹭着灰，泪水在上面划了一道一道……

追悼会开始啦。奏哀乐。默哀。致悼词……

人，要是活得体面，死都死得气派。人要是戾呢，死都死得窝囊。凌凯和魏石头是前后脚死的，差不了几分钟吧。可你听听悼词上说的，那意义就不一样啦。

悼词还在念着。先是党委副书记为凌凯致悼词，而后是工会副主任念魏石头的悼词。

他们是在前天夜班临下班时出事故死的。凌凯又去给刘书记写了半个月批“四人帮”的经验报告，那天是第一天回班组干活儿。班长派他放炮。魏石头在班长派完活儿后也叮嘱他一句：“凌凯，你刚上班，当心点啊，放炮的电线拉远点儿，别大意……”凌凯说：“哟，矿长下来了！我还没看见呢！”小伙子们又哄笑起来。魏石头还跟往常一样，无可奈何，笑笑，走了。

中国有句古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次真让他言中了。凌凯拉出放炮电线，走出了几十米远。他以为自己已经拐过弯儿了，和掌子面成了死角，放炮是崩不到自己了。他合上了闸。却万万没想到，自己正蹲在几十米深的下煤眼边上，掌子面爆炸的气浪冲过来，把他掀进下煤眼里。几十米高啊，中间是一个挨一个的铁框架。当他摔到下煤眼底部的时候，脑浆迸裂，已经没救了。

下煤眼底部出口，斜对着躲炮休息室。在这儿躲炮的工人们听见炮响，又听见一声惨叫，再看见下煤眼里掉下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忽然都明白了。小伙子们吓呆了。刚刚，凌凯还和他们在一起，围着魏石头开心，现在，他竟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了。小伙子们的脸白得像纸，有的

呜呜哭起来。只有一个人扑过去了，谁呢？魏石头。

魏石头像疯了一样扑过去，伸开枯瘦的双手扒开煤末，把凌凯搂在自己怀里。完了，脑袋摔烂了，脑浆流出来，一丝气儿也没有了。魏石头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使劲儿摇着凌凯的身子，又扒着煤末，找着凌凯摔烂的尸骨。他用不知什么时代的语言喊着：“大兄弟呀大兄弟，你可不能走哇！你可不能走哇！你走了咱们可怎么一块儿混啊！……”

下煤眼里，放炮崩下的煤眼看就要冲下来了。煤屑已经沙沙下落……从惊惶中清醒过来的工人们高喊：“魏石头！快闪开！……快！……”

魏石头，难怪人家说你太死心眼儿啦。你要救人，抱着走就是啦，要看人死了救不出来，你就当心着自己吧，你还在那儿抹鼻涕掉眼泪的喊“大兄弟”干什么！突然，“哗……轰……”一声撕人心肺的巨响，煤流像瀑布一样涌下来。工人们还没来得及冲到魏石头身边，他已经被煤块埋住了。其中一块煤正砸在他的头上。魏石头，也死了。

听听悼词吧——

“凌凯同志一心扑在四化上，为了四化多出煤，快出煤，争分夺秒，不幸忽略了操作，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魏石头呢，一句话：“在这次事故中，魏石头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这算不错啦。开追悼会以前，我听见主管安全的副矿长说：“唉，这个魏石头啊，死一个凌凯还不够，还自己送上去了。瞧瞧，活着窝囊，死也死得这么窝囊……”

悼词致毕，追悼会算是接近尾声了。下面，该亲属讲话了。

先讲的，是凌凯的爸爸。五十多岁，穿一身深灰色中山服。先从衣袋里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按按眼角，又轻轻地擤了擤鼻子。话，讲得简洁而得体，感谢党的培养，多谢大家的好意之类。讲完了，向大家深鞠一躬，退下一旁。